

杨镰★著

发现

新疆

——寻找失落的绿洲文明

Hexian Xinjiang

山西出版集团
北岳文艺出版社

发现



发现之旅

发现之旅

发现新疆

——寻找失落的绿洲文明

杨镰★著

山西出版集团
北岳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发现新疆：寻找失落的绿洲文明/杨镰著. —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8. 12

ISBN 978-7-5378-3048-5

I. 发… II. 杨… III. 历史地理—新疆—文集 IV. K928.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85053 号

发现新疆——寻找失落的绿洲文明

杨 镰 著

*

山西出版集团·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太原市并州南路 57 号

www.bywy.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高迪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787×1092 1/16 印张:14.5 字数:215千字

2009年1月第1版 2009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

ISBN 978-7-5378-3048-5

定价:24.00元

目 录

- 发现新疆——新疆探险的九个谜 /1
- 被遗忘的丝绸之路 /18
- 重绘新疆古代文明分布的地图
——与《新疆经济报》记者朱又可对话 /37
- 新疆人文地理关键词 /45
- 他们让世界知道新疆 /54
- 跋涉在荒漠与绿洲之间 /66
- 新疆探险家群像 /78
- 永远的第135号探险营地 /90
- 生死绿洲——寻找神秘古城疏勒 /95
- 乌鲁木齐四季 /103
- 探访小河秘境 /126
- 遥远的星辰 /131
- 走进库鲁克塔格 /150
- 吉木萨尔千佛洞之谜 /166
- 北塔山的黎明 /175
- 黑喇嘛与黑戈壁 /184
- 重返黑戈壁 /190
- 内陆亚洲的神和人
——1911年至1928年杨增新在新疆 /202
- 阿不旦与罗布人
——怀念罗布老人热合曼 /209
- 流放之路 /215

发现新疆——新疆探险的九个谜

20世纪是新疆探险发现的世纪。从1900年3月28日楼兰文明复显于世，到2001年1月，考察队重新抵达神秘莫测的小河5号墓地，这一世纪间，以1901年3月3日发现楼兰古城为标志，一系列带有颠覆性的发现，吸引了举世关注的目光。从那时至今，丝绸之路热方兴未艾，新疆则成了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不同文化的调色板，成了观察绿洲文明的历史长廊。

19世纪后期，新疆的绿洲城镇被外人视为“没有新闻”的沉寂之地。伴随野马（普尔热瓦斯基马）、新疆虎、野骆驼等突然为世人所知，新疆独有的野生动物肆意践踏了世界已知的动物生存秩序。当人们还沉浸在这些新闻造成的激动兴奋之中时，在这“世界上离海洋最远的地方”，为流沙湮埋的丹丹乌里克、喀拉墩、精绝、楼兰古城……一系列遗址浮出瀚海，如同田径锦标赛上的接力，使人们目不暇接。20世纪的新疆，以最快的速度刷新了人们的知识库存，同时，也提出了许多以前从没有人问过的问题。这些问题涉及新疆古代文明的特点，世界上东西方文明互相吸收与补充的过程，绿洲生态的生死玄关等全新的知识领域。

一个世纪过去了，在从事新的探险发现的同时，需要对这些问题作出回应，以期提升探险考察的实践与人文地理研究的学术水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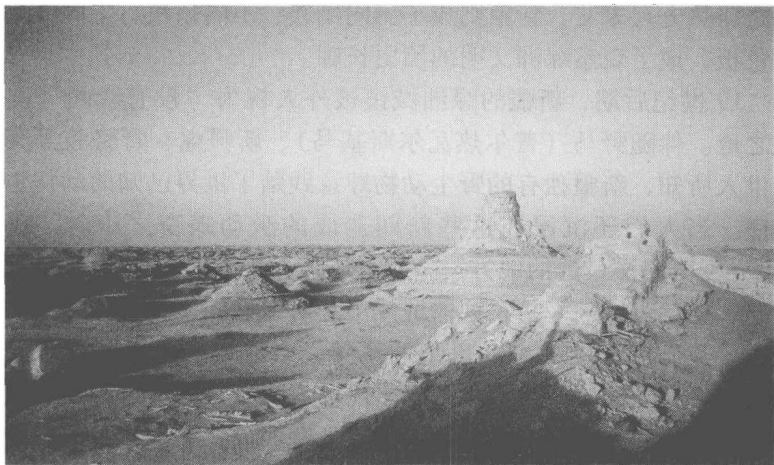
我曾一次次进入新疆探险发现的现场：楼兰古城、小河、米兰、精绝、丹丹乌里克、喀拉墩、麦德克、阿不旦、通古斯巴孜特、鸽子塘、约特干、兴地、营盘、玛札塔格……，我也曾一遍遍重温探险家的记录，不厌其烦地从当地居民中搜集世代相传的故事。初衷本是复原发现过程，寻找失落的文明，为通过新疆探险发现的世纪考核作试前热身。

作为第一份答卷，本文将解析几个与新疆探险发现有关的谜，

它们包括：

楼兰古城是在什么情况下发现的？“三房间”是什么性质的建筑？中国西部最古老的驿车为什么会出现在楼兰古城？精绝遗址是在什么情况下发现的？佛教文明为什么率先为塔里木的绿洲城邦接受？精绝的“西域第一桥”在当时起什么作用？精绝遗址为什么被放弃？塔里木东端是否经历过突变性的生态灾难？塔里木绿洲文明的特点是什么？

得出具体的答案，并不是本文的惟一目的。我们是希望通过清理探险发现的现场，开拓出一个认识生生不息的绿洲文明的宽广视角。



在晨曦中的楼兰佛塔。这个西域风格的佛塔，不但是楼兰古城的制高点，也成了古城的城徽。

发现楼兰古城，是20世纪新疆探险史的开卷第一章。

1900年3月27日。斯文·赫定的探险队从罗布荒原北方的六十泉（阿提米希布拉克）出发，南行穿越荒原。3月28日下午3点，意外经过了一处建筑遗址（后来才知道那是古代寺院）。停留几小时后，队伍继续前行。

3月29日傍晚宿营时，临渴掘井，才发现驼队仅有的一把铁锹遗失在昨天路经的遗址。罗布人向导奥尔得克动身北返，铁锹必

须找回。第二天黄昏，奥尔得克带着铁锹赶上了南行的队伍。他告诉赫定：昨晚后半夜刮起了大风，他一度迷了路，闯入另一个遗址。那地方遍地是散乱的木雕、木材。他带回来一块精美木雕作为样品。他特别提到：他的马对这些木雕惊骇已极，不让他拿着木雕走近，甚至惊嘶着挣脱了缰绳。就是这个佛教艺术风格的木雕提醒赫定，他显然与什么重要的内容擦肩而过了。第二天，按日程继续南行，驼队启程时赫定许诺：明年这个时候，再回到这一带来寻访这个从不为人所知的沙埋隐秘。这个插曲便是从史册中消失了十几个世纪西域古国楼兰即将复显于世的前兆。

1901年春，赫定重返这一带，寻找那个有木雕的遗址。但工作并不顺利，他曾几次想放弃。1901年3月3日。如同1900年一样，行进中的向导与驼夫们突然止步，连骆驼也面面相觑：一个庞然大物挡住了去路，以后的实测证实：那是一具有八九米高的佛塔，佛塔脚下，气势恢宏的古城分布在一道运河两岸。古城如同中了魔法而睡去，异样的沉静使赫定为之震慑，似乎城中居民刚匆匆离开，他们就接踵而至了。一辆马车巨大的木车轮才修补完好等待重装上路，一栋房舍荆门半掩，主人似乎知道有远客将临……。除佛塔，古城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建筑物，是由四堵厚实的墙壁分割成的遗址。后来，佛塔成了古城象征，那建筑遗址则被称为“三间房”，此地先后出土的重要文物大都来自“三间房”墙脚下有两千年历史的垃圾堆放处。这些文物有木简、纸本文书，它们不约而同地出现了一个词汇“楼兰”。凡熟悉中国历史的人都知道楼兰，《史记》、《汉书》等典籍有关楼兰的章节，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楼兰是在无人定居的荒漠发现的第一个见诸中国史册的、在历史进程中占有重要地位的沙埋古城，这也是楼兰立即引起举世关注的原因之一。

来到楼兰古城时赫定并不知道，不久前，他的潜在对手——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在楼兰古城西南方1000公里之外的尼雅河尾间，找到了另一处楼兰王国时期的遗址，由国学大师王国维认定，这遗址是原“西域三十六国”之一的精绝。在精绝，斯坦因居然找到了七百多件使用楼兰的官方文字佉卢文书写的木牍。中世纪中文文献曾将“胡语”之一的佉卢文，形象地称为“驴唇书”，可是，从

5世纪以后，谁也没有再见过“驴唇书”。随着楼兰亡国，佉卢文立即成为死去的文字。精绝发现的佉卢文文件反复出现了一个词汇“KRORAYNA”，学者们断定，KRORAYNA，就是与中文“楼兰”对应的词汇，就语源来说，楼兰的含义是“城市”。

从此，经中国正史与楼兰自己的官方文字双重认证，楼兰王国复活了。新疆探险发现很快就产生了世界性的影响。

实际上从楼兰重新被发现起，误读也随之出现。其中之一是：楼兰古城并非1901年3月3日，而是1900年3月28日被重新发现。也就是说：寻找铁锹时奥尔得克无意闯入的有木雕的遗址，其实就是楼兰古城。随之出现争议的有：楼兰古城是不是楼兰王国的都城？文书中的海头何在？遗址L. K. 是不是楼兰国的首都？与之相关联的还有：楼兰古城为什么被放弃？为什么在当地没有发现汉人的墓葬？

罗布人奥尔得克是新疆探险史关键人物。可1900年奥尔得克找铁锹时误入的遗址不可能是楼兰古城。

后来，斯坦因曾为罗布荒原的古迹作了编号，从L. A. 到L. T.，共20处。楼兰古城，即L. A.。1900年3月28日遗失了铁锹的地方，是L. B.。L. B. 由几处相邻的遗址组成，有寺院、官衙、民居等等。赫定驼队路经的是一处寺院，奥尔得克误入的有木雕的地方，是寺院一侧相对独立的建筑。它们都是L. B. 的组成部分。奥尔得克带回的木雕并不属于楼兰古城。

实际只要拿出罗布荒原古迹分布图，就一目了然了。L. A. 不在赫定他们1900年3月从北方的六十泉到南方的喀拉库顺的路线上。3月28日营地，离开L. B. 不远。3月29日营地（发现铁锹丢了的地方）在L. B. 正南约20公里，L. A. 则在3月29日营地正东十几公里处。赫定有当时最先进的测量仪器——他就是来罗布荒原做地形测量的。奥尔得克是方向感极强的罗布人，他离开营地时，尚未刮风，据赫定的记载，奥尔得克走了两三小时后，才刮起沙尘暴。而奥尔得克怎么可能从一开始出发就错了，应向正北，却整整拧了90°角呢？如果一开始就错了，跑到营地正东的楼兰古城（L. A.），那他不可能在当天晚上又穿越地形复杂、毫无参照物的荒漠，摸到L. B.，然后在没有照明（连火把也没有）的漆黑夜里，顺利取回扔在地上的铁锹，再追上探险队。这比大海

捞针也容易不了多少。能做到这一切，前提是他见到木雕的地点和遗失铁锹的这两个地点近在比邻。否则凭一匹马，即便在白天，手持GPS（卫星定位仪）也做不到——在这时间之内走不完这段路程。

所以结论是：1900年3月28日下午3点，首次在罗布荒原发现了古代文明的遗存。1901年3月3日，才是发现楼兰古城的时间。

发现楼兰古城的时间在1900年的说法，出现在1980年前后，那时谈起发现楼兰，一般都是依据赫定的自传《我的探险生涯》（一译《亚洲腹地旅行记》）。而《我的探险生涯》却没有明确提到奥尔得克捡拾木雕的地方与一年后到达的楼兰城究竟是不是同一个地方。但是，赫定的《1899—1902年中亚科学考察报告》第二卷《罗布泊探秘》以及《中亚与西藏》，都明确提到那不是同一地点。《罗布泊探秘》有赫定为楼兰古城画的一幅实测图，图中已经明确标示，1900年3月28日路经的遗址，不是楼兰古城。

1902年回到瑞典，赫定曾委托德国学者研究楼兰的发现。得到赫定授权，阿尔伯特·赫尔曼于1931年出版了第一部关于楼兰的专著。赫尔曼在《楼兰》中明确说，奥尔得克发现木雕的地点，离楼兰古城直线距离有14英里。随着《罗布泊探秘》与《楼兰》中文本的出版，这个问题不应该再有争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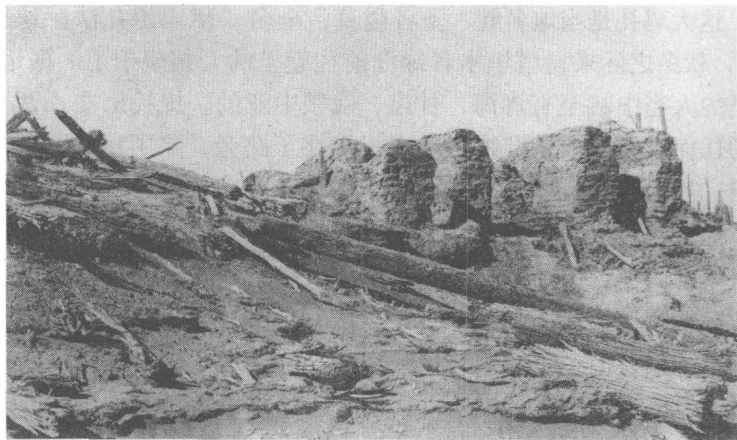
观察，才感到这个判断不能成立。从实测图上可以看出，整个古城基本符合汉族“坐北朝南”的传统建筑模式，“三间房”也不例外。“三间房”是一个“册”字型的坚固建筑，三个建筑空间，最宽者1.5米，最窄则只有0.8米。它的长宽之比不但破坏了黄金分割，而且简直不成比例。特别引人注目的是，那四堵墙厚薄差别相当大，左数第二堵、第四堵竟有近1米厚。这不符合惯例。在“三间房”中，一人独自行走尚且得小心不要碰到两边墙壁，不管席地还是备有椅子，想从容坐下来都难。什么级别的官衙会是这种格局呢？它不可能是中央政府驻节西域的长官公署。

关于“三间房”的位置与用途，有个情况一直被忽略了。

赫定在1901年3月3日拍摄了关于古城的第一组相片，其中有一张特别重要：中央是一个巨大的木车轮，旁边放着两根完好如新的木车辕。我们原来并不知道赫定到达时这辆车在楼兰古城的哪一个位置，车轮直径具体有多大（没有参照物）。但与墓葬中出土的明器不同，它无疑是中国最早的车辆实物，是丝绸之路的象征，是西域长史在西域奔波跋涉、送往迎来时实际利用过的交通工具。而且它显然是因地制宜的产物，完全属于楼兰。我在楼兰古城没有找到这个“中国西部第一辆马车”，但与其共存的木构件仍然在，比如那个柱础。然而，这个车轮还出现在另外一张照片中。1906年1月18日，英国气象学家亨廷顿来到楼兰古城。亨廷顿是赫定之后、斯坦因之前来到楼兰古城的外国探险家。他也是第一个在罗布荒原发现墓葬的人。他为楼兰城拍的照片中，再次出现了这个巨大车轮，还连着一截车轴。首先，据车轮旁边的驼夫身高，可以推断它的直径是1.4~1.6米。另外可以看出，这个车轮是停放在楼兰古城的中心建筑一侧（赫定实测图的“L”）。那么，“K”才应该是楼兰古城的中心——西域长史府。长史的专车自然停放在它的大门边。“F”（“三间房”）西侧有个建筑遗址，应该是西域长史的官邸。有一次来到楼兰古城，正值大风之后，我有幸目睹了“三间房”西侧刚刚被风刮出来的建筑遗址，那精整结实的地龙与柱础，令人印象深刻。亨廷顿走后不到一年——1906年12月，斯坦因就来到楼兰古城，他拍摄的照片中，已经不见那个木质车轮了。同时，他从楼兰带走了大量的东西，据其详尽的清单，也没有

包括这个车轮（它确实太沉重了）。这个珍贵的、丝绸古道标志性的驿车，是在1906年1月至12月之间从楼兰古城消失的。

那么，“三间房”究竟是个什么建筑呢？从古城整体格局与它的特殊结构判断，那是西域长史府的库房，用以保存机密文件与军械、帑藏，所以它最结实，是惟一使用土坯构建的房舍，也是至今惟一站立着的墙壁。有关的文书等就出自它的墙根。著名的《李柏文书》出土地点虽有诸多说法，其实也是出自“三间房”。李柏本人正是前凉的西域长史。



发现楼兰古城时，“三间房”的基本状况。

发现楼兰的直接起因，是一块有佛教艺术风格的木雕。楼兰古城除了佛塔与“三间房”都是利用木材修建的，连车轮都不例外。直到今天，每个去过楼兰古城的人都会为它的恢宏气势感到震惊，也不免为它竟然是一个木制的都市感到惊诧。塔里木的主要建材胡杨、红柳，都是生命力顽强、但生长缓慢的树木。塔里木的古老绿洲文化与植被（胡杨、红柳）的关系，看看楼兰古城就一目了然。

1901年初斯文·赫定在罗布荒原作测量时，斯坦因在新疆民丰县的尼雅河下游发现了著名的精绝遗址。斯坦因来到尼雅，原本也只是路过。

尼雅（新疆民丰），是来历久远的名字，含义据说是“遥远的

地方”。尼雅有个颇有名气的巴扎，以收售旧货为主。斯坦因一住下来，立即派驼夫找当地人了解情况，驼夫拿回两块有字迹的木板。斯坦因在印度工作过十几年，对印度古史颇有研究。他一眼就认出木板写的蚯蚓般的文字，与公元前后贵霜王朝的文字十分相像。这些文字他并不认识，当时世界上还没有一个人能识读，但那无疑是惊世发现。光是出现在这天之一隅，就已经是奇迹了。他立即与驼夫回到尼雅巴扎——塔里木的“潘家园”。送给驼夫木板的，是不识字的普通农夫，木板是他在从尼雅前往大玛扎的路上捡拾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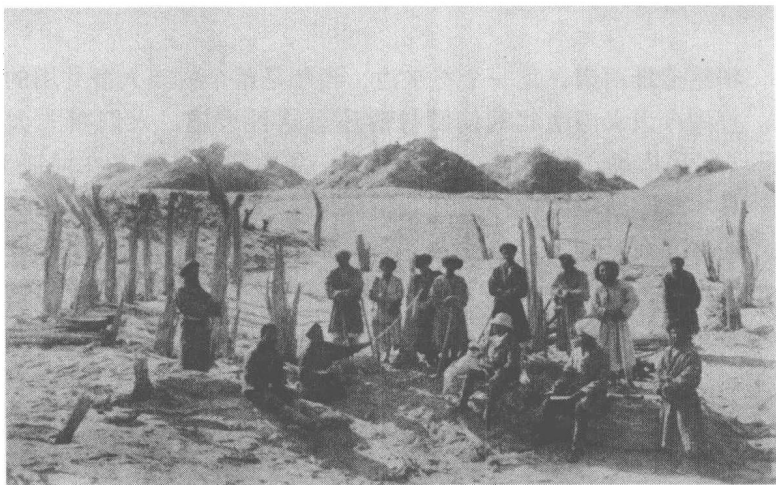
这大玛扎是当地名胜，圣者陵墓，全名“伊玛姆扎法萨迪克玛扎”，秋冬之际来自塔里木各绿洲前往朝圣的人相望于道。据记载，朝圣的人当中甚至有青海、甘肃、俄领中亚的。想找出在一两个月前的任何时间里，是谁将两块木板扔在了路旁，除了耐心，还需要机遇。斯坦因对塔里木向往已久，有足够的心理准备，从不缺少耐心。他发动整个驼队的人，在尼雅绿洲每一个人群密集处询问：谁见过这两块木板？谁知道它们的来历？如同《悲惨世界》中的侦探沙威。他竟然找到了丢失两块木板的人：巴扎上的打馕人伊布拉音。伊布拉音说，上一年秋天，他穿行沙漠，途经了一个遗址。遗址并没有传说的金银财宝，可到处是这种写了字的木板。他随手拿了几块，想给孩子当玩具，嫌重，路上又随手扔了两块。

又见到那两块木板，他比斯坦因更吃惊，他几乎忘了这件事，可几个月后，居然有人为此找上门来！

3天后（1901年1月28日），斯坦因沿尼雅河来到有木板的遗址。那是一个沉睡着的古绿洲，民居、官衙、牲口栏、蓄水池、佛塔、葡萄园、果树、耕地，井然有序，处处是人类活动的遗迹，唯独不见居民。他竟找到了一个楼兰王国时期的档案室。在不大的房屋里，到处是缄封完好的木板。木板上书写的，就是死去了十几个世纪的楼兰官方文字——佉卢文。这七百多件佉卢文本牍，为复活的精绝国提供了一份真实记录。

……抵达当天的日落时分，斯坦因独自站在古尼雅河岸，巡视着谜一样沉静的遗址。他曾这样形容此刻的感受：仿佛来到失事海船搁浅的海滩，水手们早已弃船而去，只有橹槽犹存的沉舟仍然不向大海低头告饶。他自问：

除此还有什么地方，我能漫步于恺撒统治着罗马、而希腊文字刚从印度河畔消失时人们栽下的杨树与果木之间呢？



斯坦因所至的死亡的绿洲尼雅。后来研究者证实这就是汉代西域的小国精绝，在楼兰鼎盛时期，成为楼兰的边境区。在尼雅，斯坦因发现了一个楼兰王家档案库，从此，著名的楼兰官方文字佉卢文才有了成批的实物。

在精绝，他找到了“世界上第一把椅子”，“新疆最古老的木桥”，“略作清理便可以投入生产的葡萄园”……当然，最重要的是760件用芦苇等硬笔书写的佉卢文木牍。离开精绝遗址前，斯坦因整日徘徊在依稀可辨的小路上，小路两边是果园、苗圃或民宅。他甚至产生了要推开某个紧掩的门扉去做不速之客的念头。他又感到随时会有当地居民突然从小巷另一头探出身子，询问他来自何方，来此有何贵干？喏，这一片房舍之前苗圃成行，屋后果园错落，一些勤俭人家用芦苇、茅草和红柳、胡杨树树枝编成的低矮院墙还仍然固守在原地，而浮沙积起的一隅，必然有一道牢固的防沙带。可以说，塔里木人家园应有的一切，都原封不动地保持着，而所缺的，是人群特有的脉息与生机流转的灵气，是人给自然带来的负载，是人与人之间因社会交往而产生的温情脉脉或剑拔弩张。

此后，在1906年、1913年，他还来过精绝遗址。毋庸讳言，

他来精绝，原本就是为了佉卢文文书。但是精绝遗址不仅有佉卢文书，佉卢文木牍也不是一块只有文物价值、供摆放在博物馆展柜里的展品。只有它，才能解答关于绿洲生死的千年疑惑。

精绝遗址西南，是一个蓄水池，当年是整个村镇人畜共用的水源。直到今天天山南北的偏僻村落还有这种设施，人们叫“大涝坝”（“琼库勒”）。精绝的蓄水池与一条古河道连接。在河道上，有一具木桥。斯坦因这样描述：桥梁总长 90 英尺，桥墩（木柱）成对地直立在浮沙上。大桥由引桥、桥体构成。“桥体的东段，是一根巨大的杨树干，长达 39 英尺。清除浮沙，可以清楚看到它直达东岸”。桥梁是跨越河流的，那里的古河床为一个红柳沙丘分为两半，红柳沙丘应该是当年河中的小岛。斯坦因测出，精绝“活着”的时候，桥下河水最深处有 15 英尺。这桥当年肯定得到了极好的维修保养。

那时，包括斯坦因本人在内还没有人读过那一屋子的佉卢文文书的内容。二三十年后，佉卢文被解译，人们通过佉卢文文书才获悉：大桥是当地最重要的人文景观之一。每年春天冰川融雪沿尼雅河流到精绝，人们总要在桥头以一头牛祭祀跋陀罗大神。桥头有专门的看桥人。实际上这桥还是楼兰王国与它的强邻于田王国的交界处，相当于楼兰的海关。二十多年前——1986 年，我在精绝遗址专门寻访了这个新疆第一桥。在桥头，仿佛听到人声鼎沸，刚投入水中的公牛又浮出水面，使围观者惊骇不已，那说明神祇不接受这个菲薄的奉献。而佉卢文文书（157 号）确实记载过一个叫君吉耶的当地头人，曾梦见跋陀罗大神拒绝了人们选定的那头牛。桥头的税卡是绿洲至关紧要的职能部门，除收税、祭神，还得随时注意着桥下河水的清浊迟骤。河水的流量大小、清浊，能预示一年的丰稔或饥馑。而过桥的税收，则是精绝绿洲公共收益的重要组成部分。只要大桥上来来往往的人络绎不绝，就表明古丝路兴旺发达，精绝百姓可以免除衣食之虞；而一旦行人断绝，桥头冷落，精绝绿洲则成了被上苍遗忘的弃婴。

精绝遗址的长桥，是新疆最古老的桥梁实体，是精绝绿洲的门户与象征。可以说，有了这座桥梁，作为一个塔里木的绿洲村镇，

该有的都有了。同时，人们还希望它能将不该有的、不能承载的一律拒之于其外。

众所周知，与中原相比，西域较早接受了来自印度的佛教。精绝绿洲也不例外。而国王是楼兰不受约束的统治者，他直接管辖着各绿洲村镇，甚至直接接受臣民的申诉。但是，在权威背后则绽露出国力衰微的朕兆：税收完不成指标，王家的利益受到明目张胆的侵犯，国家法令屡被轻忽，特别是环境恶化显而易见，无疑是上天示警。据佉卢文书，当时整个国家并不富足，而内忧外患则使绿洲村镇蒙上了灰黄的底色。

内忧无过于水的短缺、风沙肆虐与环境窘迫。关于争水、关于浪费水资源的内容一再见诸简端，足见水是精绝人的命脉。更意味深长的是著名的第482号文书。精绝居民舍迦在自己田园的正常耕作受到百户长及甲长干涉，不但强占了原属舍迦的土地，还砍伐了舍迦所种的树木出售。舍迦越过州长，直接向国王告御状，国王受理了他的申诉，并下达了一道敕谕（即482号文书）。国王明确宣布这一行为非法，必须立即制止，并重申了王国的法律：“活树严禁砍伐，违者罚马一匹；哪怕只砍了树的枝杈，也要罚母牛一头。”这就是人们常引以为据的中国最早（也许也是世界上最早）的《森林法》。

小国寡民力图绝处逢生，扭转不利的形势，成了佉卢文书中许多案例与事件的因由，时过千余年再读，那种严酷紧迫、孤寂无助的氛围仍能让人感到压抑。佉卢文书中的另一类常见内容，就是处理逃亡事件。

第621号文书与632号文书记载的是同一件相当典型的例子。

精绝人沙迦牟韦，是陶工詹左之子。年轻的沙迦牟韦竟私下和邻居左多（精绝的贵族）的妻子善爱成为情人，并且一同弃家逃亡到龟兹国（即今库车县境）。这对私奔的情侣结为夫妻，客居异国他乡。后来受国王感化，终于重返故国。回国后，国王亲自出面，把他们安置在故乡精绝。回到家乡，沙迦牟韦表示，他放弃对原配妻子、子女、奴仆及家园的一切权力，只盼与患难爱妻善爱开始新的生活。但善爱的父亲、僧人苏达罗以及沙迦牟韦前妻黎帕

那，却到官府打官司，找沙迦牟韦、善爱夫妻的麻烦，索要赎金及赔偿。沙迦牟韦再次直接向国王求助，国王指示州长索没闾迦：如确有其事，必须制止上述要求，让沙迦牟韦和善爱漂泊半生后，在故乡安居乐业。这重婚加偷渡案的处理，比厚重史册更有人情味。在精绝遗址时，我曾产生了一个天真的念头，想知道哪个葡萄园、哪个宅院，是这对出生入死的恋人的家园？如果不是20世纪的探险发现，他们的始终不渝的爱情与炽热的故土之恋，早就为流逝的岁月所淹没。

佉卢文文书几乎涉及了当时楼兰王国日常生活的每一个侧面，这些保存在木板上的、从右到左书写的古老文献告诉我们，佛祖保佑是人们生活的出发点与归宿。

有一件文书（511号）写到浴佛节的盛况。……四月八日，精绝绿洲倾城出动，群情踊跃，纷纷参加到盛大的行像行列之中。一桶桶清水泼向雕檀佛像，实际上人们希望洗净的是自己的负罪感。高僧向虔诚的信徒宣讲着“法悦境”要义：“让一切从地狱超生于天堂的人们，彻底超出轮回。愿世间时刻祈祷丰衣足食，愿经管圣雨的释天增多雨水，愿树木长绿，五谷丰登，王道昌盛，愿彼在诸神佛法庇佑下永生。”树常绿、水长清、天赐福、人行健，是古往今来绿洲居民共同的愿望。

这就是塔里木的绿洲城邦为什么率先接受了佛教教义的形象化说明。在锦上添花般的节日盛况中，却使人感受到绿洲居民与生俱来的忧患意识，缺乏安全感的隐忧浸润在字里行间。楼兰绿洲非常惧怕战火波及。绿洲本来资源有限，生态脆弱，所以他们对水源、对风沙、对植被、对气候，都相当敏感。楼兰这个绿洲王国的历史，就像一条源自雪峰、渗于沙漠的内陆河，它有可以引据、夸耀的源头，却没有可以预期的结局。就像大漠自行消长的红柳包，几枯几荣，几伸几缩，它敢于蔑视干旱风沙，却没有一刻能摆脱风沙干旱的扼制。亲自考察过精绝古绿洲的人都会注意到，它没有城墙，也没有城这个概念。对待外来的攻击，它是大门洞开的、不设防的绿洲，要是不能及时化解掉入侵者的敌意，那么它就只剩下一条活路：放弃家园逃亡。

有个著名的典故“劫灰”，出自南朝释子慧皎的《高僧传》：